

“笔歌墨舞——刘海粟书法展”18日揭幕

刘焕焕

今年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、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、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美术史论家刘海粟先生诞辰129周年,3月18日上午,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将特别策划推出“笔歌墨舞——刘海粟书法展”,以纪念常州走出的这位艺术大师。本次展览在延续中国美术馆、

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“刘海粟书画大展”学术性的同时,以家乡美术馆的视角出发,遴选增补了部分刘海粟书法力作,有擘窠大字,也有楹联、诗词、手卷,值得一提的是,本次展览特别展出海老夫人、画家夏伊乔,爱女、著名画家刘蟠的部分画作,其上题有刘海粟亲笔题款,

突出了从家到家乡到家庭——“家”的策展主题。

作为纪念刘海粟诞辰129周年系列活动之一,18日下午,还将在馆内举办“西太湖艺术讲堂——中国书法”专题讲座,届时将邀请文学博士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第八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中国书

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陈海良主讲。

本次展览由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管委会、伟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,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、上海刘海粟美术馆、常州刘海粟美术馆、常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。展期为3月18日至4月17日。

收尽生命万象之本真

刘 蟠

戊午年冬,父亲曾写下一幅“勇智宏辩”赠予我,珍之若怀,常观常新。这四个字原在他入学绳正书院时便当众写过,得师友赞誉。那时他已初涉书道,却也不过十岁。

父亲出生在科举制旧存的时代,自幼濡染家学,国学、书画基础坚实。二十七岁拜入康有为门下,得恩师面授耳训,溯本求源,力倡碑学,从商周金文到秦汉石刻,从六朝墓志到唐人碑版,尽是他摹写研究的对象,也深刻影响着其书学观念及实践方向。他识解超迈,又广涉历代法帖,融汇碑帖,出入于数百家而自得其真,临池之功至老不废,草篆隶无所不能,而又无所不擅。可以说,无论创作还是理论,父亲的实践和思想几乎涉及中国现代艺术领域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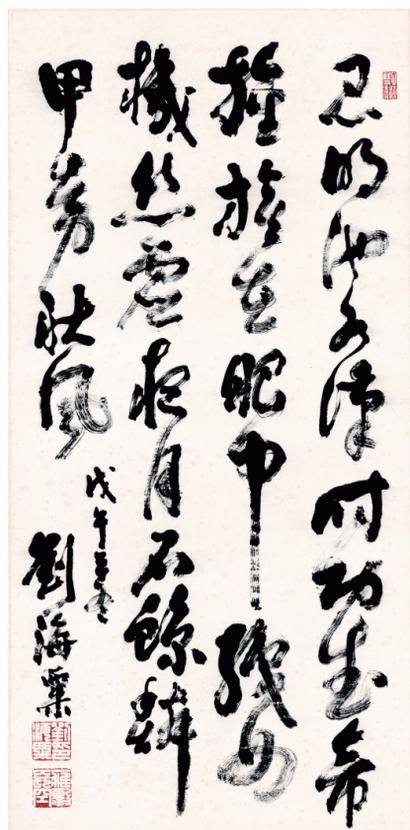
所有重要方面。字与画者,其具两端,其功一体。父亲精于用笔之法,尤其擅以书入画。古拙写虬松苍郁,沉雄如雄狮伏地,又奇崛曲折,拙而弥秀愈显笔力惊绝;行草写踢枝飞动、云水激荡,中侧锋流转交替,如蛟龙虺蛇,超腾回折;飞白写石疾劲,磕磕

乍显乍晦,若行若止,笔游理斗妙合无尽大荒,神气弥于宇内,心忘笔,手忘书,苍苍莽莽率天真。他不断在各类艺术中找寻通感、共性,融古今、通中西,且暮师法经典却不一味追求原作,风神自得独一无二面貌。一条线有来处,有去向,勾画天地开合之结体,收尽生命万象之本真。

然而,如崩如裂……勾勒、点宕、皴擦、构图,篆隶行草楷齐头并进,撇捺挥洒,神韵自足。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,父亲嘉惠后学,对于母亲跟我也“亦师亦友”。他有一方“清白传家”闲章,有时也会在母亲或我的画作上即兴题款,然后落章勉勵。父亲书写画上题跋,并不囿于书画界格,在画意未到处生画意,充盈着阅历内涵与时代精神的息风。节奏、韵律、收放、进退、应和,书体与书体间倚倚情绪韵奏跳荡转变,行与行间气脉酣畅连綿,书与画间顾盼相互映衬,笔取情山,已然将笔墨的风格化表达转变为生命感觉的率真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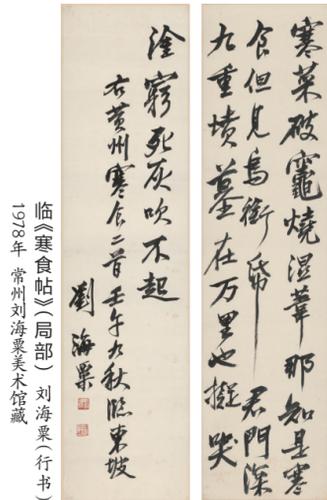
岁寒三友 刘海粟、夏伊乔、刘蟠(中国画) 1982年 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藏



藏真 刘海粟(行楷) 1981年 私人收藏



砥柱东南 刘海粟(行书) 20世纪70年代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藏



寒菜破窳烧淫草 那知是寒 君门深 九重坟墓在万里也 挺笑 沧穹死灰吹不起 右常州寒食二首 壬午秋 刘蟠书



岱庙汉柏 刘海粟(中国画) 1983年 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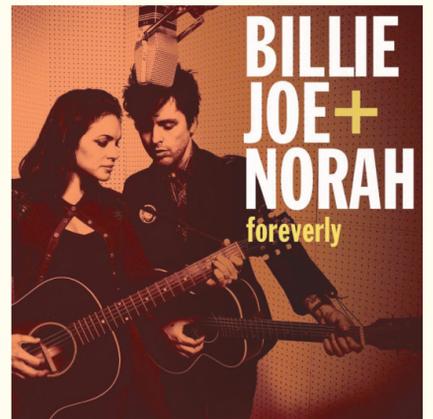
砥柱东南 刘海粟(行书) 20世纪70年代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藏



常州市人民政府的一封信 刘海粟(行书) 1992年 常州刘海粟美术馆藏

爵士女王与摇滚天王的《永恒》乡村民谣

蔡龙文/图



比利·乔与诺拉专辑《Foreverly》封面

上大学的时候,宿舍里经常有人衣冠不整地抱着吉他疯狂扫着和弦,激动地嚎叫着英文歌曲,歌词唱得好坏倒不是特别在意,但对于歌曲中的吉他solo却是精益求精,常常因为一个音反复练习。当时宿舍没有网络,有电脑的人也不多,所以听歌弹琴就成了一种常见的消磨课后时间的方式。那时的我还没有开始学习爵士乐,对当代音乐知之甚少,前辈们“疯狂”的举动和他们床头散落的唱片和CD机成了我求知的宝藏。之后我知道他们的“疯狂”源自一支叫做Green Day的乐队,我也喜欢上了这支乐队,强烈的节奏,躁动的因子,特别符合十七八岁的年龄。

后来我开始学习爵士乐,与喜欢各种不同音乐风格的同学交流,接触到“爵士女王”诺拉·琼斯(Norah Jones)的作品,发现喜欢的人还真不少。诺拉·琼斯的父亲拉维·香卡是印度古典音乐教父,西塔尔琴大师,也是披头士乐队成员乔治·哈里森的老师,她的母亲是美国音乐人。诺拉从小受到母亲珍藏的爵士名伶比莉·哈乐黛唱片的影响,她的作品和演唱之中也有着浓重的传统爵士的韵味,第一张专辑《Come Away With Me》就为她赢得了数座格莱美的奖杯。

Green Day与诺拉·琼斯的音乐风格可谓天差地别,然而Green Day的主唱“摇滚天王”比利·乔·阿姆斯特朗(Billie Joe Armstrong)与诺拉·琼斯却一起发行过一张怀旧乡村民谣唱片《Foreverly》。这是一张翻唱唱片,着实令人意外,一个摇滚朋克乐队的主唱去翻唱了乡村民谣!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还是由比利·乔主导发起的,在我的认知里诺拉的歌曲多少偏“安静”,而Green Day却是一支“吵闹”的乐队。这张专辑是翻唱自艾弗利兄弟(The Everly Brothers)1958年的专辑《Songs Our Daddy Taught Us》,他们是流行音乐史上最早的二重唱组合,影

响深远。比利·乔作为一个资深的唱片收藏家,在整理唱片时找到了这张唱片,便萌生了要翻唱录制它们的想法,并在妻子的建议下选择了与诺拉·琼斯一起录制。听到一首歌曲,我常会将脑海中的一些电影画面与之相对应。专辑中的第一首歌《Roving Gambler(流浪赌徒)》就让我想到了腰间别着枪的牛仔,推开乡间酒馆的门,一杯酒下肚后看到邻桌的牌局便欣然加入,在输掉口袋里所有的钱之后发现他们都是一伙儿的,便愤然掀桌掏枪,最终被逮捕,使得爱人伤心落泪。很典型的西部电影画面,我记得百事可乐的一则广告有过类似的画面。男女声高低音伴随着吉他伴奏,在歌词的间隙穿插着悠扬的口琴声,我无比喜欢这个口琴的旋律,它的出现让二重唱变成了三重唱。

专辑中的《Silver Haired Daddy Of Mine(我两鬓斑白的父亲)》是深情怀念父亲的歌曲,初听感觉无比熟悉,因为它的旋律和北美民谣《红河谷》有很深的重合。“在那山上藤蔓缠绕的小屋,住着与岁月抗争的勇士,他是总能化解我悲伤的人,那是我两鬓斑白的父亲……”歌曲简单直白却“声”入人心,就像很多远离家乡的游子,总会思念家乡,想念父母,好不容易有一个长假回去,发现父母与自己离开时有了些许变化,岁月在父母身上已刻下痕迹。

《Who's Gonna Shoe Your Pretty Little Feet(谁来给你漂亮的小脚穿鞋)》同样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,就像是一首摇篮曲。一个可爱的宝宝,忍不住要把他(她)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给他(她)穿上可爱的衣服、好看的鞋子,看着他(她)可爱的样子忍不住要亲一口。是一首唱到初为人父母者心坎儿里的歌。

这张专辑一共有12首歌曲,或怪诞,或阴暗,或温情满满。我的文字无法将你带入深处,只有深入聆听才能体会,我开了个头,现在轮到戴上耳机仔细品味了。

漓江纪游

雷 隆

早就听闻桂林以“山清、水秀、洞奇、石美”驰名中外,乘飞机到桂林已是黄昏,晚饭后,我便散步观赏了市区“两江四湖”中的榕湖、杉湖之夜景。翌日前往漓江沿岸最美丽的古镇——兴坪。

兴坪景点众多,我不想“走马观花”式游览,选择了最著名的“九马画山”和“黄布倒影”两处。进入景区,但见漓江石壁青绿黄白,众彩纷呈,浓淡相间,宛若一幅神骏图。象征九马的9座山峦栩栩如生,神态各异,或立或卧,或奔或跃,正可谓“马图呈九匹,奇物在人间”。船到岸,我在甘蔗摊位前买甘蔗汁解渴,忽见对面墙上写着“此处离相公山1.6公里”,我想1.6公里不算太远,便坐上一部当地农民的敞篷接驳车前往,迟滞不到,方知两地相距6公里多(用1.6公里是为了揽客)。

相公山是阳朔境内最高的山峰,接驳车无法爬坡登顶,我只能沿着陡峭的石阶徒步攀登。登至半山腰时,我已气喘吁吁,汗水淋漓。是放弃,还是继续?我不禁想起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中的名句:“夫夷以近,则游者众。险以远,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,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于是,我一步一个脚

印向山顶攀登。登临山顶,极目远眺,群峰错落有致。俯视山下蜿蜒流淌的漓江,风帆点点,真可谓“会当临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。

折返“九马画山”,我驱车来到“黄布倒影”。俗语云,漓江之美,美在倒影;倒影之美,黄布倒影最为醉人。但见碧波荡漾,两岸有大小不一的七座山峰,好似仙姑浴水而出,人们称之为“七仙女下凡”。她们的倩影倒映在江中,清丽可人,简直令我分不清水上青山和水中倒影。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案即取景于此。徜徉在“黄布倒影”景区,令我有一种“分明看见青山顶,船在青山顶上行”之感。

当晚宿于阳朔县城。第二天清晨7点,我即赶去漓江最适合漂流的遇龙河。金龙桥为起点的票最热门,已被抢购一空,于是我选择了热门排第二,以青厄渡为起点的漂流。置身竹筏上,河水清澈见底,鱼儿穿梭游弋,沿岸鸟语花香,奇峰连绵,宛若一道梦幻河谷。

至漂流终点,我又徒步几公里来到了“阳朔山水画廊”。沿路景点颇多,印象最深的是一棵植于隋朝、有1400多年历史的奇特古榕树。这儿空气清新,远山如黛,犹如一幅中国水墨画卷,电影《刘三姐》中的许多镜头便拍摄于此。